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九回 講家書承澤回心 謁禪林陶同議館

話說曹承澤坐在一旁，李金華將來信仔細閱畢道：「者信與前信怎麼大不相同？」曹承澤道：「者不可解，先生可仔細念來。」李金華道：上寫：「叩請母親大人安，男承命行師駐紮於新息、信陽等處。軍務匆匆，難以備稟，即萱堂之福壽，私祝亦有所不暇，故慈諭屢下，未敢與聞，凡有家書，盡歸箭袋，俟凱歌奏畢，自當一一請出，稽首拜讀。男承恩謹稟。」

曹承澤聽畢，向李金華拱手道：「弟不通文義，先生講個明白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信中大意，甚屬深奧，非草草可講者。兄台既然下問，敢不直言者，承命行師，是承天子之命而行師也，者命便重極。新息、信陽皆河南邑名，至於軍務匆匆，難以備稟，便有忠心耿耿，不敢顧孝意。下邊萱堂福壽，私祝不暇，者便是忠極忘孝。而孝更大者，後面言有家信，屢到營中，不敢啟視，是恐分心家務，難以勤王。所以收於箭袋，帶於身旁，雖不拆閱，亦不敢置於身外而輕母命。必須剿淨賊寇，上報朝廷，方無罪礙，然後捧讀令堂大人慈諭。者是一團大意。前書寫的何等嚴厲，後書講得何等痛快。為人謀者，可不效諸。況且內中尚有無限細微，一切言詞，覺與剛才所寫之信，大有符合處。令兄乃忠臣孝子，曹承恩身分心地，於此已見大概。定不容毛氏兄妹猖獗也。閣下莫輕視之，亦當自立家風。但不知前信從何而來？為何兩相刺謬？者信是誰寄來的？前信是誰捎來的？」曹承澤道：「者信是順天府馬遞捎來的。前信是此莊毛勝帶來的，他係吾兄內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全不能是假的呀，怎麼者樣？那位毛兄台現在何處？何不邀來問問。」曹承澤道：「那個人一點準頭沒有，問他做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雖然沒有準頭，他總知前信的根由。前信若真，者信必假。真假如不辨，曲直從何分。不知是怎麼鬧的？」曹承澤道：「家裡的事都是他南北傳傳的，小丑跳梁，難逃漏網。總不必問他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也認的字呀不？」曹承澤道：「乾自的，他還會寫兩筆哩。」你還不知上了他的當哩。李金華道：「他的筆跡，也有人認的麼？」曹承澤道：「吾可就不懂的了，怎麼認的筆跡？」真是睜著眼的大瞎子。李金華道：「不用說者糊塗話了，家中也有他寫的字沒有罷？若是有，拿一張來吾看看就是了。」曹承澤道：「沒有他的字，從先求他寫過封一信，也沒有與我哥哥捎去，早已沒了影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也不能寫假信哪？者也定不住，猜得是。你找找去罷，者個事吾實在是納悶。」戲台底下落淚。

曹承澤遂到家中各處搜檢，拿了一些破爛字、紙，到了廟中遞與李金華，道：「先生找找罷。」李金華翻閱一遍，可巧找出一封信來，尚未拆封，遂打開看了一看，盡是向曹承恩要錢的話頭。只知愛財者便使不得。那字跡與前信毫無差別，代人證明毛氏兄妹自相矛盾。問人乎，問己乎，鼠輩行蹤，難掩李公法眼。遂向曹承澤道：「者麼看起來，那封信大約是假造的罷。誰說不是呢。他者是圖麼？」一問毛勝便知分曉。曹承澤道：「怎麼著是假的？吾把他個猴兒崽子，可了不得了。」說罷，起身便走。李金華將他拉住道：「做甚麼去？者埋怨的人家麼？沒有家親萬引不進鬼來，還是自怨自己。莫怨他人。就如者封信罷，一派是要錢，就大大不是。你想令兄領兵在外，雖有俸祿，那官場中的事，也是多多的。若有餘資，除非是刻酷兵餉，不然，就是搶奪平民。必然必然。他作的是清官，那有錢往家捎？者不是陷他於不義麼？痛論。至於毛勝者事他是自找的，只好任他去。令嫂可千萬去不了，閣下多費點唇舌，總要擋住他。」曹承澤道：「擋不住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怎麼擋不住？只要誠心，說些好話，將信中來由細為說明，未必能。自然擋得住。吾還有幾句粗言，閣下願聽否？」曹承澤道：「甚麼話罷？」

李金華道：「令兄盡忠於國，閣下即當全孝於家。一來叫令兄放心，二來令堂大人也舒心。各盡其道，兩全其美。要知者點細密，全在婦人身上，第一不可聽婦人之謬言。那聾百福之耳，為甚被雷抓去，那不是聽老婆話的樣兒麼。你想他乃異姓人，因他身上，疏間父母，離背同胞，寇氏欠教，不言而喻。孰重孰輕？閣下可細思之。若不知此，那不孝之名，還是小事，本身就有不測之禍。別說五二八三，甚麼也不怕。總要事事從理，不可任意。令兄既然高升，能不提拔閣下？修的端端正正的，還要居官哩。況且盡力行孝，自然有番好處，豈不知青天不負好心人麼？」曹承澤道：「先生說的真是好話，吾當從之。」聞言知非，究不失丈夫氣，然非李先生善用激將法，其不流入凶徒者幾希。今日暫且告辭，過日再談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千萬莫找毛勝去，鬧出亂子來，沒有甚麼好處。還得好言安慰令嫂，莫使南下。」曹承澤道：「是了是了。吾明日再來，還求先生寫信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必寫了，捎了去，令兄也是不看。」曹承澤道：「他怎麼不看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信上說是不看呢。」曹承澤道：「者才打牙哩，才剛寫的那封信，吾已竟交給府裡人們，還求打官封捎去，正要你捎去才好，令兄自必珍藏。者不是白費心麼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已竟捎去了，就捎去了罷。」

曹承澤者才告辭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將毛氏勸解了一回，毛氏竟是不聽。遂又苦苦央告，毛氏依然不聽。曹承澤秉性直率，那能善於說詞。雖苦苦哀告，其言亦未必中。寇氏見其夫如此，遂厲聲道：「你也不知管他做麼。」潑婦樣。曹承澤聽此，舉手將寇氏打了兩個嘴巴子，有你的。亦厲聲道：「甚麼事也有你。」寇氏道：「你打罷，要灑賴。你嫂子待你有甚麼好處？」說罷，遂著頭撞來。是要放潑。曹承澤見其發刁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遂手打腳踢，鬧了一頓。叫你也經經者利害。寇氏何從經過者個，遂欲跑向母家。曹承澤又趕回來打了一頓，叫你大經經者利害。仍是不怕，不愧其姓。攬了個空子。竟是跑去。霎時之間，寇氏兄弟來了一群，調到賊兵。滿口裡不乾不淨，心裡本不乾淨。罵上門來。如罵陣者。曹承澤看見那樣，遂自思道：「無怪乎李先生說，婦人不好，真是不錯。」遂拿了一根棍子，闖出門去。未掛免戰牌。打了個稀流花拉，也未分清白，來人也跑了。曹承澤也受傷不輕，總算得勝。鬧了個糊塗廟裡糊塗神。那毛氏仍不回心，到了後來，隨毛勝同往河南。曹承恩見了不覺大怒，竟將毛氏斫於刀下，者一下可擋住了。將毛勝亂棍打出。除去毛賊。李金華寫的那信，後來看過，以為座右銘。皆是後話。

且說李金華自從打發曹承澤去後，日月如梭，轉瞬已是九月初間。者日正然靜坐，忽見陶同從外而來。幾個人周旋一回，各自落坐。陶同道：「眾位兄台，在此間住弟意中定一館局，求李先生在此設教。者莊裡有幾個學生，甚可造就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弟者幾日即要回南，尚未踵門告別，兄台者番美意，只好心領了罷。」陶同道：「何不多加住幾月？大家暢敘暢敘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今年告辭，明春還許相見。」還有放不下的事。幾人正說中間，只見馬元龍亦來廟內。大家揖讓歸坐，那馬元龍自然也有些話說。欲知說些甚麼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自來忠奸賢否？往往顛倒於假造偽捏之人，一經卓識者，為之發潛德於字裡行間，然後正氣始表於萬古。毛勝者，不過略寫數筆之徒耳，而竟以偏妹之故，作假書間人骨肉，直陷其妹丈於不忠不孝之林。迨至斷送其妹首，方抱頭鼠竄而回，有何顏見其妹於地下耶？刁氏之潑悍，不足道矣。而曹承恩忠心耿耿，國而忘家，向非李金華為之剖白其忠孝，不幾埋沒而不彰乎，然而曹承恩固赫赫人間矣。

理注：

話說李金華與曹承澤看信識破真偽，又見曹承恩駐紮新息、信陽等處，是河南地名。新息新生善意，息是息惡信陽，撥陰修陽。曹承恩者是一片進忠，大義忠到極處，更是大孝方能剿除外寇。曹承澤亦能除去內亂，兄弟齊家治國，掃盡煙塵。義氣得平是知止而後有定，將者至善之地，者才清淨方能。陶、馬、杜、李、申五人聚會，名為五氣朝元，約會定館設教以圖上進矣。

偈雲：

嚴持戒律是防心，滅除賊寇不染塵。